

胡适与傅作义的一段鲜为人知的交往

胡适学识渊博,一生著述甚丰。仅白话诗就写了千余首,其中有一些诗,胡适自称为“应酬诗”。如《胡适日记》(1937年卷)中就有他作的几首“应酬诗”的记载:“1月6日,傅作义为先父子余公建纪念馆,来函征文,附上行状。历述他年少时种菜挑担,赶马车,颇能纪实,今特做小诗:拿得起鞭子,挑得起重担,靠自己的力气起家,这是个有担当的汉子。”傅作义将军读了胡适寄来的诗,很是高兴,认为诗写得很好,朴实洒脱,挺有味道,很感谢。胡适其人谦和博雅,平日致力于做学问,并不喜欢上层交际应酬,亦极少为高官将军及家人撰写应酬诗文。《胡适日记》中似只见到他为傅作义将军先父傅庆泰写的这首白话小诗,显示出他对这位抗日名将是很有好感的,两人有些书信交往。据《胡适日记》透露,1933年长城抗战结束后,胡适曾托友人送了几本自己的著作给傅作义。傅很高兴,特亲笔复函致谢,表示一定抽空拜读。不过总的来说两人交往并不为多,有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意味。

傅作义,字宜生,是山西荣河县(今临猗县)安昌村人,生于1895年6月27日,比胡适小4岁,是同辈人,家境背景、成长环境和人生轨迹却迥然不同。傅作义家世代务农。他的父亲傅庆泰生有三子一女,长子作仁,三子作良。傅庆泰起先从事背人过河的苦力活,每背人过河一次得制钱两枚,后被雇为船工,久之稍有积累,同人合伙租船,从河津运煤到潼关,积利渐多,得以买船独家经营运输,十余年来,傅家

成为荣河县有名的富户……家世背景促使少年傅作义发愤图强,并塑造了他的正直善良的品格。1910年,他就读于太原陆军小学,辛亥革命爆发后,傅作义已以战功而升任晋军团长。他通谋略,以会带兵,善治军著称,常打胜仗。1927年春,他已升任晋军第四师中将师长。在征伐奉系军阀的战争中,傅作义挥师征战,屡立战功,并在坚守重镇涿州的战事中,以不足一万军队,固守涿州三个月,多次击退张作霖奉军主力的猛攻,扭转了华北战局,使北伐军摆脱了战略被动。涿州之战使傅作义声名大噪,名满海内外。他亦由之而成为民国军界一位传奇英雄。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等对傅作义评价很高。那时胡适已结束了近一年的苏俄、德、英、法、美等国海外游历,回到上海,出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董事兼秘书,后又兼任所属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为示清高与独立,他并不想进入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当个教育高官,宁愿继续教书办教育,纵然北大老校长、大学学院院长蔡元培再三相劝,胡适也不为所动。在上海,胡适读到《申报》、《新闻日报》等报纸上刊登的称颂傅作义守涿州立下功勋的诗文,有些感兴趣。在致新月派友友陈源的信中,他提到:“……这位傅将军着实很有些能耐。我注意到他在危城中的沉稳坚毅顽强,他体恤守城将士,和大家同吃少油缺盐的糠菜团子,坚持不开小灶。为阵亡士兵写悼词,送葬,声泪俱下。将士用命,众志成城,无不以一当十,死战不退……这真是很了不起的,傅作义着实有着

大将风范。”语句中流露出赞赏。可见胡适对傅作义印象不错。胡适还提笔写下刊登于申报副刊上的清末民初的著名人士、八十一岁的樊增祥(樊樊山)的七绝诗一首,放在书案上欣赏并作为与友人们的谈资之一。诗如下:“新收涿鹿七千人,百日燕南集大勋。十六年来千百战,英雄我爱傅将军。”而傅作义本人虽是保定军校五期高材生,但并未受过高等教育,他纵横北方战场久历军伍,却每每以学识不足而觉愧疚。他对胡适的学问可是一向很敬佩的,奉为心目中的文化人偶像。

1933年1月初,日本已侵占东北三省。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军进犯山海关,威胁华北,天下震动。傅作义分电阎锡山、蒋介石、张学良,请缨上前线杀敌,并以绥远省主席名义发表《告全省民众书》,“希望全省同胞勇于困难的严重和绥远的危机,一致奋发,奋起救国御侮。”25日,傅作义率领第三十五军(临时番号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浩浩荡荡由绥远开赴察哈尔热河。2月下旬,这支部队在北平近郊怀柔以西牛栏山一带,阻击日军第八师团的铃木旅团及川原旅团的福田支队,激战三小时,双方均损失惨重。战局僵持间,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秉承蒋介石意旨,三次打电话通知傅作义下令停战,召他去北平“商谈要事”,讲明了中央坚持以谈判解决冲突的方针。傅作义终因军令难违,在日军同意同时后撤三公里停止交战后,傅作义下令撤兵……

傅作义指挥的怀柔抗日之战胜利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报均以大

字标题登载报道。全国及海外各界群众代表纷纷来到北平慰劳,送来“为国干城”“气壮山河”“战史流芳”等锦旗。蒋介石居然也来电慰问,奖励了五万大洋,阎锡山奖五千大洋。日本报纸则对傅部之勇敢善战甚表惊叹:日本《朝日新闻》曾登载有如下一段“……战地离北平城只有六十余华里,如不是傅作义部的精锐部队阻击我军,日军早已进入北平城了。”6月28日,傅作义部晋绥军奉北平军政分会的命令返回绥远,将长城抗日牺牲的将士的忠骸收殓安葬于归绥城北大青山下,建立烈士陵园。特致函胡适,请他作了一篇白话体的三百二十字的长文及铭词,又由胡适请北大教授钱玄同书写。碑文最后之铭词写道: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要想想我们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胡适日记》记载,大青山墓碑竖立未过几年,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抗日军兴,战火弥天。傅作义下令将此碑加以遮盖,以防遭寇军破坏……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胡适早在应邀为傅作义父亲傅庆泰写“应酬诗”的前四年,两人间就有了书信交往。而且胡适作这类应酬诗也是要看对象,有所选择的。如傅作义将军廉洁自律,爱护部下,从不纵军扰民,而对傅的抗日功绩,胡适“打心底里钦佩得很”,所以每当傅请他撰写诗文时便欣然应允。而此前,天津的北洋老政客王荫泰曾托人请胡适为其父撰写墓志铭,表示愿付五百大洋酬金。

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华北三块大洋就可购两担白米了。然而胡适很鄙视王荫泰等政客密谋策划搞亲日的华北临时政府的卖国行径,当时立即就予以拒绝。

1937年3月中旬,傅作义从绥远驻地前往北平协和医院探望住院动手术的参谋长鲁英麟。他的突然出现受到众多医护人员,甚至病人及家属的鼓掌欢迎,令他感动,再三躬身致谢。听内科曹主任说:胡适先生上个月曾在这儿住院治病。上星期已离北平去上海讲学并处理事务。而傅作义本来的想借这次难得的北平之行探望胡适先生的。胡适不在,令傅作义多少感到有些惆怅。在住院区病房里,傅作义无意中发现一位医生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压了一张写有毛笔字的毛边纸,俯身细看,居然是胡适写的一首小诗:“鏖——打——双响直上天,霹雳霹雳全红鞭。家家户户欢欢喜喜过新年。不用政府花费一文钱,只害我病床上几夜不安眠!”神情凝重的傅作义将军读了诗,忍不住哈哈大笑,对胡适更增加了好感,特吩咐随从副官将诗抄一份带回去……《胡适日记》(1937年卷)中恰也录下了这首“应酬诗”,“2月13日,北平住医院,护士中不少人拿小册子来要我题字,不得已,写了一首过新年的山歌……”这首被称之为“山歌”的小诗写得风趣盎然。怪不得医生护士们争相传抄并小心保存……

胡适与傅作义将军的那段鲜为人知的交往,给金戈铁马的战乱年代增添了一段佳话。(刘亦实)

许光达大将的传奇婚恋

两厢情愿的包办婚姻

从放牛娃到寒门学子

开国大将许光达同夫人邹清华的婚姻是包办的,但包办得双方满意,情真意切,并且相伴终身,这在共和国高干的婚姻史上是极为少见的。其实,许光达和邹清华从包办婚姻过渡到革命伴侣,他们的爱情生涯也交织着血泪和坎坷,路漫漫而情长长。

许光达,原名许德华,乳名五伢子,1908年11月19日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东乡萝卜冲的一个贫苦农家。母亲在他幼年时因积劳成疾,撒手人寰。父亲许子贵,是位老实本分的农民,目不识丁。岳父邹希鲁,出生在书香门第,家道中落以后前一段时间以教书为业,邹清华是他的二女儿,乳名桃妹子,1913年生,比许光达小5岁。邹、许两家本是门不当户不对,为什么能够联姻,而且两家父母都心甘情愿呢?说起来颇为奇特。

家里贫寒,许德华年仅7岁还没有牛鞭

子高时就给别人放牛。他非常羡慕学堂里读书的孩子们,常常利用放牛的机会偷偷来到学堂窗外当“旁听生”。那琅琅的读书声对他很有吸引力,以至在一个寒冷的风雪天,他竟不堪受冻挨饿而晕倒在地。

在学堂讲课的先生便是邹希鲁,他早就注意到这个偷偷听课的穷孩子。如今见他在窗外晕倒,这让他十分感动和怜爱,便立刻将他救醒,收下了这个学生,且破例免收其学费。

1921年秋天,13岁的许德华考入了长沙师范学校,在大伯的资助下,进了师范。

这所学校是邹希鲁的同窗好友徐特立创办的,后来徐将邹希鲁也聘来学校任国文教员。

许德华深知读书不易,发愤读书,加以天资聪慧,在同学中品学兼优,出类拔萃。邹希鲁非常喜爱和器重这个寒门学子。

邹希鲁打算给桃妹子找个人家,于是想到忠厚诚实的许德华,主动托人到许家提亲,自是一提便允。这一年,许德华14岁,桃妹子才9岁,都少不更事,他们的婚姻大事自然就由父辈做主。亲事订下以后,邹清华随父去长沙,进了女子职业学校。

两厢情愿的包办婚姻

许德华在长沙师范读书期间,开始受到革命启蒙教育,读了不少马克思的书,积极参加毛泽东等人领导的学生运动,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9月,18岁的许德华经党组织选送,秘密来到广州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由于许德华临行前没顾得上去看一眼近在咫尺的家,也没有来得及与未婚妻告别,邹、许两家都不知道他在黄埔军校。

正在疑惑间,许德华寄信来了,还随信附了张照片,身着戎装,威武英俊。邹希鲁知道,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创办的,跟孙先生革命不会错。

1927年夏,许德华从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二十五师直属炮兵营任见习班长,9月随南昌暴动和起义军南下潮汕一带。在三河坝激战中,他身负重伤,伤未痊愈,就急着去寻找部队、寻找党组织。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他辗转来到安徽寿

县,终于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担任了学兵团的教育副官,并策划组织武装暴动。他们的行动被敌人察觉,一道逮捕令随即发出。在紧急关头,他们接到组织的指示,机智地骗过哨兵,逃出了虎口。不久,许德华等党员奉命打入西北军冯玉祥部开展工作。

在前往冯部途中,许德华向带队的请了假,于一个中秋圆月夜,风尘仆仆地迈进了家门。(葛美菊)